



且讀

28

散文精讀

张抗抗

张抗抗 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散文精读

张抗抗

张抗抗 著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散文精读. 张抗抗 / 张抗抗著. —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19.5

(且读)

ISBN 978-7-213-09275-6

I. ①散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82423号

## 散文精读·张抗抗

张抗抗 著

---

出版发行: 浙江人民出版社 (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)

市场部电话: (0571)85061682 85176516

责任编辑: 余慧琴

营销编辑: 陈雯怡

责任校对: 陈 春

责任印务: 陈 峰

封面设计: 观止堂\_未氓

电脑制版: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 刷: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 张: 7.5

字 数: 141千字 插 页: 4

版 次: 2019年5月第1版 印 次: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13-09275-6

定 价: 36.00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

张抗抗







- 1 | 4
- 2 | 5
- 3

- ① 1969年离开杭州赴北大荒前夕
- ② 2006年春与父母和妹妹在杭州
- ③ 1980年与冰心先生合影
- ④ 1997年在杭州汪庄探望巴金先生
- ⑤ 2010年9月在哈佛大学参加第二届中美作家论坛合影（左起：哈金、张凤、张炜、王蒙、张抗抗、王德威、田晓菲）

鸣沙山，你又来了，来看你。  
在敦煌城里，若是遇上合适的角度，偶尔一抬头，就望见了你。你的身子一半在阳光下，另一半在阴影里。你微微翘首，严峻地仰望着天空，沙脊的轮廓如刀刻一般刚硬，又如湍激流水一般柔软。你脚下是无垠的黄沙，起伏的沙丘，伸展、连绵、翻腾。你耸立着，比周围的沙丘要高出许多。由于你站在沙丘之上，所以不再是沙丘，而被称为沙山。不是聚沙成塔，而是聚沙成山。那些细粒状的沙子，究竟是何时，又是如何造成了巍峨的沙山呢？我只管见，那么多年过去，你仍如当年见到的那个样子，

20×12=240

张抗抗手迹

# 目录

- 橄 榄 .....002
- 夜航船 ..... 011
- 地下森林断想 ..... 018
- 牡丹的拒绝 ..... 024
- 我的节日 ..... 028
- 窗前的树 ..... 038
- 仰不愧于天 ..... 042
- 风过无痕 ..... 048
- 西拉木伦河漂流 ..... 053
- 鸣沙山听沙 ..... 058
- 西湖阮公墩 ..... 067

## 抒情

散文精读·张抗抗



人物  
散文精读·张抗抗

- 遗失的日记.....074  
老费的小屋.....086  
故事以外的故事.....094  
雾天目.....105  
苏醒中的母亲.....111  
因为你没有责备我.....119

游记  
散文精读·张抗抗

- 埃菲尔铁塔沉思.....130  
废墟的记忆.....136  
柏林墙消失.....145  
感悟珍珠港.....154  
走过莺声地板.....161  
椴树花开.....172

- 大写的“人”字 ..... 180
- 汉语魔方 ..... 187
- 打开自己那间屋的门窗 ..... 201
- 他人意识 ..... 210
- 感恩与愧疚 ..... 213
- 汉语的创新表达 ..... 219
- 多情却被无情恼 ..... 223

散文精读·张抗抗∨

# 抒情

## 橄 榄

冬天从这里夺去的，  
新春会交还给你。

——海涅

那一片密集的橄榄树林，伫立在黄褐色的山坡上，树梢上似乎挂着几片低低的灰色浮云。虽值冬令，树叶儿仍是青葱苍郁。然而在那油绿的叶片下，秋天缀满枝头的尖尖小果，早已被采摘得一干二净，连一颗也不曾剩下。它们真是一颗也不曾剩下吗？我愿走遍这片橄榄林来找到它们。可是，我知道，我是再也不可能找到他了。因为“我没有看见过他的脸，也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，我只听见过他轻蹶的足音，从我房前的路上走过”。我到哪儿去寻觅他呢？实在我连他的模样也记不得了。在我三十岁已然纷乱的记忆中，他像崇山峻岭中的一条小溪流，隐没在遮天蔽日的林木深处，只在偶尔的一瞥中，能看见溪水的闪烁，却找不到它的来源，也寻不见它的去路。有时



候，他好像在我的生活中永远地消失了。可是，在那意想不到的瞬间，他又清清楚楚地站在我的面前。想要忘掉他是不可能的，尽管至今我早已不记得他的名字……

我徘徊在这一片生机勃勃的林中，于是，那多年前尝过的橄榄——小小的、生脆的青果，那甜津津的苦味，又从嘴边汨汨地流进了心底……

“给！”他的一只大手摊开在我的面前，手掌上似乎滚动着什么。我不想看，我正在伤心地哭泣，剧烈地抽动着肩膀。泪珠儿沾湿了胸口的红领巾，又掉落到化妆室的地板上。

“给！”他坚持说，一只手颇有耐心地伸在那里。我不想理他，我不认识他，大概是业余广播剧团新来的学员。他也想和大伙儿一起来嘲笑我吗？我今天上台朗诵诗时，就算念错了几个地方，能怪我吗？导演昨天才给我的诗稿。我继续哭着，似乎要让全团的人都知道我的委屈……

“哎哟，小姑娘，你的眼泪是咸的，我的果子是苦的，可是，你想不想试一试，眼泪也许会变甜哩……”

他说什么？嗓音像低沉的巴松。

我抬起头来，面前是一个细高个的男青年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拉链衫。他的手掌上有几颗绿色的、椭圆形的小果。

“生橄榄？”我摇摇头，它太苦啦……

“苦，是吗？”他耸了耸肩膀，叹了口气，“大人们都不喜欢苦的东西，小姑娘也不喜欢……可是，苦和甜难道是可以截

然分开的吗？你吃橄榄，好像苦，一会儿就变甜了，它会变，相信吗？”

我咂咂舌头，好像舌上流过了一种甜丝丝的味道。我不情愿地把他的橄榄塞进嘴里去。多奇怪呀，它真的会变哩，它比眼泪的涩味好多了。我为什么要哭呢？多没出息。下次演出，我不也会变出一首顶漂亮的诗来吗？我嚼着小青果，瞧着他，破涕笑了起来，他也笑了，像一个温和的大哥哥。

演出结束了，汽车送我们到电台门口。电台离我家两站路，每次我都自己走回去。

“不害怕吗，小姑娘？”他跳下车，朝我走过来。

怎么不害怕呢？今天太晚，都十点多钟了。

“我正好和你同路！”他说。

我在他旁边蹦蹦跳跳地走着，哼着歌，已经忘记了几小时前的不快。那橄榄真好。可他这会儿为什么变得这么严肃了呢？

“你的诗一共16行，念错了三个字，漏掉了一句。”他说。

我吐吐舌头。

“教室的室，应念 shì，不是 shí；蜘蛛的蜘，应念 zhī，不是 zī，南方人总是 zhi—zi 不分的。”

“shi—shí，室。”我愁眉苦脸地念道，“怎么能把所有的字都记住呢？”

“查字典呀，一个一个地查。”他的口气，好像在大提琴

的弦上用了加倍的力气。

我不作声了，冬夜的风，钻进我的纱巾里，我弯腰去捡路灯下的一片梧桐树叶，像一片透明的细网，边上缀着珍珠似的梧桐子儿……

“不过，你朗诵时感情很真挚呢，我喜欢这个。”他补充说。

梧桐叶随风飘落了，像一只弯弯的小船要去远航。梧桐子留在我的手心里。

冬天从这里夺去的，  
新春会交还给你。

他低低地念起诗来，庄严得像一位童话中的王子。他的声音像一首委婉而优美的大提琴奏鸣曲，从我的心上缓缓流过，旋律仿佛要把我整个儿包围起来。寂静的马路上，好像寒冷的冬天过去了，蝴蝶在街心公园的绿草地上翩翩起舞……

“海涅，知道海涅吗？这是海涅的诗。”

我点点头，呵，莫非他也想当海涅那样的诗人吗？

“你长大想干什么呢？”他忽然问。

“考重点中学呀，再考重点大学。”我一本正经地回答。我当然不敢告诉他，我如何崇拜一个当时最出名的女作家。

“和我一样，我也想考最好的大学。可是总考不上。”他

笑了笑，“不过不要紧，会考上的，明年就会考上。到时候我请你吃糖，吃巧克力，好不好？考不上也没关系，就像生橄榄，有人觉着是苦，有人却以为是甜。苦和甜，人和人的感觉还不一样哩……”

那天晚上，我还来不及把他的的话很好地想一想，就看见了爸爸妈妈在小巷口的路灯下朝我走来。他们来接我了，我欢喜地扑上去，忘记了和他说再见。

下一个星期六，再一个星期六，他照例对我说：“走吧，咱们同路。”我们照例在马路上念诗。他像第一次那样，纠正我的发音，不知不觉就走到我家的那条小巷口，爸爸妈妈又在那儿等我。我总是迫不及待地跑上去，即刻把他忘得一干二净。回到家里，才想起来没有同他说再见。他好像并不生气，下一次，他仍然送我。他每次对我说的话，好像和别人不一样。可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？他叫什么名字？那时我好像还没有懂得大人们交朋友的习惯，总没有想起来问他。

过了很久，又是一个星期六，没有我的节目，我在电台大楼的走廊里闲逛，忽然听见从一个空屋子里传出叮咚的钢琴声，是我最喜欢的儿童歌曲《是谁吹起金唢呐》，我推门一看，竟然是他在弹，弹得那么专心。我悄悄溜进去，站在一边听着。听着听着，我也跟着唱起来：“……梨花像云朵呀，桃花像朝霞，牵牛花儿爬上了小篱笆……”

外面街上走过几个青年，把脸贴着窗玻璃看了一会儿，怪



声怪气地唱道：“哎哟——小妹妹唱歌郎弹琴……”

那一曲正好終了，我便好奇地问他：“他们唱什么？狼弹琴，狼难道会弹琴吗？狼弹琴，我才不唱哩！”

他忽然脸红了，呆呆地看着我，很快站起身，“砰”地合上琴盖，走了出去。那琴键还在跳跃着，欢乐的曲子在地毯上飞舞，一会儿便消失在关闭的琴盖里，无声无息了。只留下我一个人，莫名其妙、惶惑不安地站在那里。

晚上出来，他不再送我了。那琴盖“砰”的一声响，好像把我们之间的友谊（如果这也算是一种友谊）打断了。我难过了好几天。但不久功课紧张起来，准备升学考试，我一连好几个星期没去电台，就把这件事忘了。升学考试以后，我又生了病，一直到八月中旬拿到了录取通知单，我才欢天喜地地出现在星期六的播音室门口。

我的眼睛在急切地转动，搜寻着他。我要告诉他，我考上了全市最好的中学。而他呢？还在生我的气吗？他考上最好的大学没有呢？他说他要考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，他没在这儿，一定是考取了，去北京了。他说过要请我吃巧克力的呀。

“考上了吗？考上哪儿了？”大伙七嘴八舌地问我。

“杭一中，重点学校。”我心不在焉地答道。

“给你！”一双白皙的手，突然递过来一包东西。

“你的哥哥走啦，”有人同我开着玩笑，“这是他留给你的糖。”